

吴语本字举例*

李 荣

提要 本文讨论“嫫、孽、敲、牀、柿、渠”等六个字。

有很多代表都提出方言研究计划,十分令人鼓舞。现在想提一个建议,请所有的兄弟单位,在可能范围之内,就地取材,深入研究各地区的方言。这样子,教材就可以适当利用当地的方言,“能近取譬”,提高教学质量。

这里举些例子,说明方言研究的一种用处。有些字,语言和文字失去联系。有些书上的字,不知道口语里用不用,不知道是死的还是活的。有些嘴里的字,不知道怎么写,不知道它的本字。换句话说,就是有的字没有通用的写法。即使有,也因为缺乏论证,将信将疑。研究方言,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语言和文字的联系。一共举六个字做例子。

第一个例字是苏州的“嫫”[fiæu]字,相当于普通话的“不要”。苏州的[f]声母,能拼[i]韵母,例如“飞”[fiɿ]。苏州的[f]不拼带[i]介音的韵母,惟一的例外就是“嫫”字。根据各种方言的常例,凡是声母和韵母的拼合关系出了常规的字,往往是来历有点特殊。“嫫”这个字,从古书上找来历是找不到的,从苏州本地的写法倒可以看出一点线索来。吴语地区有很多地方把否定词“不”[fəʔ.]字(《广韵》入声物韵:“不,与弗同”,分勿切)写作“勿”字。就形体说,“嫫”字就是“勿”字和“要”字的合体。就语音说,“勿”[fəʔɿ]字是[f]声母,“要”[iæu]字是[iæ]韵母去声,声韵调完全符合。就意思说,“嫫”就是“勿要”。因此,认为“嫫”是“勿要”的合音,是个稳妥的说法。

“嫫”字是合音字可以拿北京话比较。北京“甬”béng [pəŋɿ]字和“甬”bíng [piŋɿ]字都写作“不”字底下加个“用”字,是“不用、不必”的意思。例如:“甬 béng 说了 | 甬 bíng 说了”,意思一样。不送气塞音声母拼鼻音韵尾拼阳平,在北京音里不常见。“甬”béng字和“甬”bíng字都是“不”字和“用”字的合音。北京“不”字在去声前读阳平,声母和声调都适合。需要解释的是韵母, b 拼 ng [ŋ] 尾韵,除 ang 韵以外,只有 eng 韵和 ing 韵,所以实际说法是 béng 和 bíng 两可。用注音字母说, L 韵只有开口呼和齐齿呼,没有合口呼和撮口呼,所以“不”ㄅㄨˊ字和“用”ㄩㄥˊ字的合音只有 ㄅㄨㄥˊ 和 ㄅㄨㄥˊ 两种可能,事实正是如此。béng 的说法比 bíng 常见,所以一般字典里“甬”都注成 béng。①

*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日,在苏州举行的语文工作者批判“两个估计”、商讨语言学科发展规划座谈会上,作者有个发言,本文据录音记录稿定。

① 苏州“嫫”跟北京“甬”都是合音字,但合音方式不同。一是苏州“勿(不)”字读齿唇音声母,音跟《广韵》“分勿切”符合。北京“不”字读双唇音声母,音跟《切韵指掌图》列“没韵帮母”和《学林》“奔物切”符合。王观国《学林》卷十(湖海楼丛书本第23页)云:“不字举世读为奔物切,而诸字书并不收此音。”二是苏州“勿(不)”字入声,“嫫”字读去声随“要”字走。北京“不”字在去声前读阳平,“甬”字读阳平随“不”字走。

第二个例字是苏州话“擘开”的“擘”[paʔɿ], 相当于北京话“掰开”的“掰”bāi [paiɿ]。这个字的写法是“墙壁”的“壁”, 把底下的“土”字改成“手”字。《广韵》入声麦韵: “擘, 分擘”, 博厄切。《说文》十二上手部: “擘, 搗也。……搗, 裂也。”“擘”字段注: “今俗语谓裂之曰擘开, 其字如此。”麦韵是二等, 北京语音里, 唇音声母拼 ai 韵是二等。惟一的例外是“徘徊”的“徘” pái, 《广韵》平声灰韵薄回切, 这不是口语用字, 可能是受了“排”字的影响。正因为唇音声母拼 ai 韵来自古二等, f 声母来自古三等, 所以北京语音有 bai | pai | mai, 没有 fai。说“掰”bāi 的本字是“擘”, 帮母梗摄二等入声字今北京读 bāi, 声韵调都符合。“掰”字从两手从分, 是后起的会意字。“擘”字见于《史记》卷八十六《刺客列传》, 春秋时吴国专诸刺王僚那一段, 京戏《鱼藏剑》就演那个故事。公子光请王僚喝酒。“酒既酣, 公子光详为足疾, 入窟室中, 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。既至王前, 专诸擘鱼, 因以匕首刺王僚, 王僚立死。”这个“擘”字无论依苏州音读 [paʔɿ], 依北京音读 bāi, 都文从字顺, 毋须注释。因为语言和文字失去联系, 就不好理解。有一位老先生, 苏州人, 注的《史记选》一九五七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 319 页是这样注的: “擘音闢, 拆开。”音不合, 意思也差点儿。真是千虑一失。这个选本一般的说是注得好的。

第三个例字是苏州话“敲气、敲开”的“敲”[t'ɿv], 折合成北京音是 tōu [t'ouɿ], 读如“升斗”的“斗”字的送气音。《集韵》上声厚韵: “敲, 展也”, 他口切。字形是“加倍”的“倍”字去掉立人儿旁, 右边加上从卜从又的“支”字。这字常写作从手从斗的“抖”。《水浒全传》第二十六回一九五四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第 401 页, 容与堂本第 7 页, 武松盘问何九叔那一段: “酒已数盃, 只见武松揭起衣裳, 飏地掣出把尖刀来, 插在卓子上。量酒的都惊得呆了, 那里肯近前。看何九叔面色青黄, 不敢抖气。”《水浒全传》第 420 页校记: “‘不敢抖气’全传本、芥子园本‘抖’作‘敲’, 贯华堂本作‘甦’。”这个敲字不光是吴语地区用, 河南南部、湖北、广东、福建各地都用。湖北钟祥话“敲”是“敲开”的意思。广州话也用“敲”字, 本地有人写作“欧”, 音是 [t'euɿ]。广州话“敲”用于“~气 | ~大气出长气 | ~咱气歇下来喘口气 | 等我~下先让我先歇一下 | ~下脚歇歇脚 | ~凉歇凉 | ~工歇工”。显而易见, “歇息、休息”的意思是从“敲气”引申出来的。②

第四个字是苏州话“好恹”的“恹”[tə'ivɿ], 和“丘陵”的“丘”同音, 折合成北京音是 qiū [tə'iouɿ]。江南吴语常用, 例如: “人恹 | 脾气恹 | 勿晓得好恹 | 恹说话”, 就是“人坏 | 脾气坏 | 不知道好歹 | 坏话”的意思。这个字在《广韵》里的写法是竖心旁儿加“休息”的“休”字。《广韵》平声尤韵“恹, 戾也, 去秋切。”“戾也”的“戾”是“乖戾”的“戾”。《广韵》尤韵有两个溪母的小韵, 一个就是“恹, 去秋切”; 另外一个“丘, 去鸠切。”这两个小韵在《集韵》里合并成一个“丘, 祛尤切”小韵。“恹, 戾也, 去秋切”音义都和今天的江南吴语密切符合。“恹”这个写法少见, 清朝刻的书写作“丘陵”的“丘”, 或者再加个右耳刀儿。《崑山新阳合志》卷一 23 页上波多野太郎《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》第六编 275 页影印一七五〇年序刊本: “货之低曰邱。”《杨舍堡城今沙洲县治志稿》卷六 18 页上同上 389 页影印一八八二年序刊本: “不好曰邱。”《白雪遗音》中华书局一九五九年排印一八〇四年序、一八二八年刻本卷三 42 页上《南词·戏婢》云: “倘被你同辈文人来知晓, 说你品行实在邱。”又卷四第 41 页上《玉蜻蜓·露像》云: “又道我父亲罢职苏州府, 破落乡绅看得丘。”

以上举的四个例字, 苏州话都说。以下举的两个例字, 见于其他吴语, 苏州话不说。

② 赵元任著《钟祥方言记》(1939年)第44页: “抖 [t'əuv], 抖 [t'əuv] 使物料”, 第139页: “抖 [t'əuv] 拿着东西抖它”。下加单线的“抖”字白话音其实就是“敲”字。广东中山方言接近广州话, 也用“敲”字。赵元任著《中山方言》(1948年)第58页: “抖 [t'əuv] 歇, 休息”。因为“敲”字不常用, 又没有合适的同音字可用(“甦”字《广韵》天口切, 也是冷字), 赵先生两处都写作从手从斗的抖。

锯子锯下来的末儿北京叫锯末儿,苏州叫木屑,其他方言还有锯末粉、锯末子、锯屑、锯屑子、木屑子、屑末等说法。鲍子鲍下来的薄片儿,北京叫鲍花儿,苏州叫鲍花,其他方言也有叫鲍皮的。斧子砍下来、铸子铸下来的碎木头北京有的木工叫木札 zhǎ [tʂɑ˥] 子,苏州有的人叫斩片,《晋书·王濬传》叫“木柿”。(刘禹锡的诗《西塞山怀古》开头两句是:“王濬楼船下益州,金陵王气黯然收。”说的就是这个王濬。)《王濬传》说他伐吴之前,在四川造船,“其木柿蔽江而下”。^③这个“柿”字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五个例字。字形是心肺的“肺”,把肉月儿旁改成木字旁儿。字音折合成北京音也和心肺的“肺”同音 fèi [fɛiv]。《广韵》去声废韵:“柿,斫木札也”,芳废切。(此据《古逸丛书》覆宋本,他本从“艸”的“芳”误作不从“艸”的“方”。)玄应《一切经音义》丛书集成影印海山仙馆丛书本卷第十 445 页“柿”字的注解很有意思:“《三仓》:‘柿,札也。今江南谓斫削木片为柿,关中谓之札,或曰柿札。柿音敷废反。’明白指出‘江南谓斫削木片为柿’。^④现在吴语及安徽等地的方言都用这个柿字。江苏丹阳正处在吴语跟非吴语的交界,所以《丹阳县志》光绪十一年(一八八五年)重修卷一《风土》引《寰宇记》说“杂吴夏之语音”。^⑤丹阳就叫木柿,浙江温岭叫树柿,安徽安庆叫木柿子,青阳、桐城叫木配子,厦门叫柴配。“配”字其实就是柿字。厦门的柴字在这里是木头的意思。柴字在北京话里也有这个用法,比如“柴木家具!这家具是柴木的”,“柴木”指一般木头,对硬木而言。

现在讲第六个例字,也是最后一个例字。《集韵》去声鱼韵:“渠,吴人呼彼称,通作渠”,求於切。“渠道”的“渠”字当我你他的讲,古书里常见。据吕叔湘先生《汉语语法论文集》第 182 页所考,始见于《三国志·吴书》十八《赵达传》:“[公孙]滕如期往。至乃阳求索书,惊言失之,云:女婿昨来,必是渠所窃。”这个“渠”指女婿,是当“他”字讲的代词,是毫无疑问的。有人说《孔雀东南飞》里,“渠会永无缘”的“渠”当“他”字讲,这例子不好。后代的例子很多。如杜甫《遣兴》“世乱怜渠小”。当时安史之乱,可怜孩子还小。前两天我们大家游览了寒山寺,“姑苏城外寒山寺”。相传寒山长期在天台山国清寺居住。天台第三人称代词到现在还用“渠”字。所以寒山诗里屡次用这个“渠”字。其中有两句最有名四部丛刊影印铁琴铜剑楼藏本《寒山子诗集》14 页上:“蚊子叮铁牛,无渠下嘴处。”《通鉴》一〇三东晋孝武帝宁康元年,相当于公元三七三年,有一条说桓冲跟他哥哥桓温谈话,桓冲问谢安和王坦之他们两个能做什么事情,桓温说:“渠等不为汝所处分。”胡三省注:“吴俗谓他人为渠依。”胡是浙江天台人。《通鉴》这句话也见于《晋书》九十八,不过“渠”字作“伊”。《通鉴》所依据的材料可能用的是口语。一直到三十年代,上海的报纸还常用这个“渠”字当第三人称代词使用。

这个当第三人称代词用的渠字,在现代方言里使用的范围很广,吴语地区、安徽南部徽州

③ 《三国志·吴书》三裴注引干宝《晋纪》曰:“王濬治船于蜀,吾彦取其流柿以呈孙皓,曰,晋必有攻吴之计。”《晋书》四十二《王濬传》说:“濬造船于蜀,其木柿蔽江而下。吴建平太守吾彦取流柿以呈孙皓,曰,晋必有攻吴之计,宜增建平兵。”

④ 《说文》六上木部:“柿,削木札模也,从木米声,陈楚谓核为柿。”宋跋本王仁昫《刊谬补缺切韵》去声废韵:“柿,木片,”芳废反。木片的柿和肺脏的肺都从米,柿子的柿和姊妹的姊都从束,都跟日中为市的市字不相关。今北京音柿子的柿和日中为市的市字同音,好象是柿从市声,其实《说文》没有从市(时止反)声的形声字。现在的写法,木片的柿和柿子的柿几乎相同,好在前者只用于古书和方言。

⑤ 金陵书局刻本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九十二 3 页上《常州·风俗》:“承太伯之高踪,由季子之遗烈。盖英贤之旧壤,杂吴夏之语音。人性质直,黎庶淳让。言地则三吴襟带之邦,百越舟车之会。举江左之郡者,常润其首焉。”丹阳县属润州。光绪《丹阳县志》把“杂吴夏之语音”落实到丹阳,跟现在的方言情况符合。

地区、湖北东南部、江西、广东都用，客家话也用。这个大家都知道。不过从论证的方式讲，还有可以补充之处。论证这个字最好的方言是江苏南部的常熟话。（“宰相合肥天下瘦，司农常熟世间荒。”说的就是这个常熟。）检验这个说法最好的方言是广州话。

常熟话“他”是 [gɛɿ] 阳平。“渠”是鱼韵群母字，常熟话鱼韵（用平声包括上声去声）见溪群疑晓五母字读音完全平行，“锯、去、渠、鱼、虚”文言音都读 [i] 韵，白话音都读 [ɛ] 韵，充分证明 [gɛɿ] 阳平是“渠”字。温岭话大致和常熟话一样，只是疑母和其他四母不平行。温岭“锯、去、渠、鱼、虚”五字文言音都读 [y] 韵，“锯、去、渠”三字白话音读 [ie] 韵，“鱼”字白话音读 [ŋ]（“木鱼”的“鱼”读 [ŋy]），“虚”字白话音读 [heɿ]，指东西松而不实。温岭话 [k, k', g] 拼 [ie, ie] 不拼 [e, ɛ]，[kie, k'ie, gie] 是从 [ke, k'e, ge] 变来的。这也证明温岭 [gieɿ] 阳平是“渠”字。南昌话“他”是 [tɕ'ieɿ] 阳平，也是“渠”字。^⑥

最后说到广州话。广州话“我”字阳上 [ŋoɿ]，“你”字阳上 [neiɿ]，“佢”字也是阳上 [k'ɔyɿ]。广州的“佢”字其实就是“渠”字。问题是“渠”字古平声群母，今音照例读阳平，怎么读阳上呢？那是受了“我、你”两字的感染。“我、你”两字都是阳上，“渠”字也读阳上。代词读音互相感染的例子，不限于广州。河北省南部，河南省北部，山东省靠近河北、河南两省的大部分地区，“我、你、他”三字都读上声。“我”字“你”字古上声次浊声母字，读上声是常例。“他”字古平声透母字，今音照例读阴平，受“我、你”两字的感染，也读上声。这样说来，广州“渠”字读阳上，向“我”字“你”字看齐；就像冀鲁豫一带“他”字向“我”字“你”字看齐，也读上声一样。^⑦

（发言之后，四川大学赵振铎先生告知，四川话也有代词读音互相感染的例子。后来查到四川南溪县李庄方言：“我”是 [ŋoɿ]，“你”是 [niɿ]，“他”是 [naɿ]。杨时逢《四川李庄方言略说》（1956年）第301页等处。“他”不读口音声母 [t-]，而读鼻音声母 [n-]，这是受了“我、你”两个鼻音声母字的感染。南溪县附近一带大概有同类现象。）

⑥ 常熟、温岭两处“锯、去、渠、鱼、虚”五字读音，南昌“锯、去、渠、鱼、许”五字读音如下：

古声母	见	溪	群	疑	晓
例 字	锯	去	渠	鱼	虚
常熟文	tɕiɿ'	tɕ'iɿ'	.dziɿ 渠道	.iɿ	.ɕiɿ
常熟白	keɿ'	k'eɿ'	.geɿ 他	.ŋeɿ	.heɿ 浮肿
温岭文	kyɿ'	k'yɿ'	.gyɿ 渠道	.ŋyɿ	.xyɿ
温岭白	kieɿ'	k'ieɿ'	.gieɿ 他	.ŋɿ	.heɿ
南昌文			.tɕ'yɿ 渠道		许 'ɕyɿ
南昌白	kieɿ'	tɕ'ieɿ	.tɕ'ieɿ 他	ŋieɿ'	许 'heɿ 那，那么

南昌“许”是“那”或“那么”的意思。如“许是什哩”（那是什么）[heɿ sɿ] sitɿ liɿ? “许贵呀（那么贵呀）”[heɿ kuiɿ iaɿ]! “许”字这个用法可以参看朱熹《观书有感》：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，谓有源头活水来。”刘克庄《梅花》：“东邻安得如渠白，西域何曾有许香。”（四部丛刊影印《後村先生大全集》卷十七第1页上。）南昌话的声调需要说明一下。南昌古平声全浊今送气读阳平，所以“渠”字读阳平。南昌古平声次浊今读阴去，所以“鱼”字和“锯”字都读阴去。南昌古去声清音今送气读上声，所以“去”字和“许”字都读上声。

⑦ 甘肃灵台“他”字也读上声，可见这现象分布范围很广。《重修灵台县志·风俗·方言》53页上：“他，本音拖，又呼塔，彼之谓也。……邑语全……呼上声。”（波多野太郎《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》第九篇262页影印一九三五年排印本。）